

目 录

一九四二年

- 屈原(五幕历史剧)郭沫若 (3)
归去来兮(五幕剧)老 舍 (78)
长夜行(四幕剧)于 伶 (145)
法西斯细菌(又名《第七号风球》,五幕六场剧)夏 衍 (233)
风雪夜归人(五幕剧)吴祖光 (314)
重庆二十四小时(三幕剧)沈 浮 (430)
把眼光放远一点(独幕剧)
.....冀中火线剧社集体创作 胡丹沸执笔 (533)

一九四三年

- 抓壮丁(三幕剧)集体创作 吴雪执笔 (561)
万世师表(四幕七景剧)袁 俊 (607)

一九四四年(上)

- 同志,你走错了路!(四幕剧) ...姚仲明 陈波儿等集体创作 (727)

一九四二年

屈 原

(五幕历史剧)

郭沫若

人物表

- 屈原——三闾大夫，年三十左右。
- 宋玉——屈原之弟子，年十八。
- 婵娟——屈原之侍女，年十六。
- 靳尚——上官大夫楚怀王之佞臣，年三十以往。
- 子兰——楚怀王之稚子，年十六七。
- 南后——郑袖，子兰之母，怀王宠姬，年三十以往。
- 楚怀王——年五十。
- 张仪——秦之丞相，连横家，年四十以往。
- 令尹子椒——昏庸老朽之佞臣，年六十左右。
- 招魂老人——年可六十左右。
- 阿汪——屈原之老閤人，年可六十左右。
- 阿黄——屈原之老灶下婢，年可五十余。
- 钓者河伯——年可三十左右。
- 老翁——年可五十左右。
- 卫士——仆夫，年可二十以往。
- 郑詹尹——太卜郑袖之父，年六十以往。

此外老姬、更夫各一人，女官、群众、卫士、歌舞及奏乐者各若干人。

时代 楚怀王十六年（西纪前三一三年）。

地点 楚国郢都。

第 一 幕

景 清晨的橘园。暮春天气，尚有若干残橘，剩在枝头。园后为篱栅，有门在正中偏右，门开放着，园外是一片田畴。左前别有园门一道通内室。园中右侧有凉亭一，离园地可高数段。亭之阶段正向左，阶上各陈兰草一盆。阶下置一竹帚。园中除橘树外，可任意配置其它竹木。

〔屈原年三十左右尚无须，着白色便衣，巾帻，由左门出场。左手执帛书一卷，在橘林中略作逍遥，时复攀弄金黄的橘子，闻其香韵。最后于不经意之间摘其一枚置于右手掌上把玩，徐徐步上亭阶，在阶之最上段坐下。一时把玩手中橘子闻其香韵，一时复举首四望，有间将橘置于阶上，展开帛书，乃用古体篆字所写之《橘颂》。字系红色，用朱写成。徐徐地放声朗诵。读时两手须一舒一卷。〕

后皇嘉树，橘来服兮。

受命不迁，生南国兮。

深固难徙，更壹志兮。

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。

曾枝剌棘，圆果团兮。

青黄杂糅，文章烂兮。

精色内白，类任道兮。

纷缊宜脩，姱而不丑兮。

〔读至此中辍置书膝上，复将橘子取置掌中把玩，闭目玩味其

香韵。终复张目，若有意若无意地将橘劈为两半，但并无啖食之意，仅只把玩吟味而已。

〔此时宋玉抱一小黄犬由外园门入，年可十八九，着短衣，头上挽两卷鬟。见屈原，即奔至其前。〕

宋玉（立阶下）先生，你出来了。

屈原 啊，我正在寻你。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

宋玉 我把园子打扫了之后，便抱着金猊（小犬名）到外边去跑了一趟回来。

屈原 那很好，你们年青人有起早的习惯，更能够时时把筋骨勤劳一下，是很好的事。（徐徐将两半橘子合而为一，一手握橘，一手执书，起立）我为你写了一首诗啦，我们到亭子上去坐坐吧。（步入亭中，就在后隅倚栏而坐，随手将橘子置于栏上。宋玉随上，立于左侧）把金猊交给我，你可念念我这首新诗。（将书卷授宋玉，宋玉亦将金猊递与其师，屈原置金猊于膝上，抚弄不置）

宋玉（展开书卷前半，默念一次，举首回向屈原）先生，你这是在咏橘子啦。

屈原 是的，前半是这样，下半就不同了，你再读下去吧。

宋玉（继续展读，发出声来）

嗟尔幼志，有以异兮。

独立不迁，岂不可喜兮？

深固难徙，廓其无求兮。

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。

闭心自慎，终不过失兮。

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。

愿岁并谢，与长友兮。

淑离不淫，梗其有理兮。

年岁虽少，可师长兮。

行比伯夷，置以为像兮。

（读罢有些惶恐，复十分喜悦）先生，你这真是为我写的吗？

屈原 是的,是为你写的。

宋玉 我怎么敢当得起呢?

屈原 我希望你敢当得起。(以右手指园中橘树)你看那些橘子树吧,那真是多好的教训呀!它们一点也不矜持,一点也不怯懦,一点也不懈怠,而且一点也不迁就。(稍停)是的,它们喜欢太阳,它们不怕霜雪。它们那碧绿的叶子,就跟翡翠一样,太阳光愈强愈使它们高兴,霜雪愈猛烈,它们也丝毫不现些儿怒容。时候到了,便开花,那花是那么的香,那么的洁白呀。时候到了,便结实,它们的果实是那么的圆满,那么的富于色彩的变换呀。由青而黄,由黄而红,而它们的内部——你看却是这样的有条理,又纯粹而又清白呀。(随手持劈开了的橘子分示其内部)它们开了花,结了实,任随你什么人都可以吃,香味又是怎样的适口而甜蜜呀。有人吃,它们并不叫苦,没有人吃,它们也不怨恨,完全是一片大公无私。但你要说它们是万事随人意,丝毫也没有骨梗之气的吗?那你是错了。它们不是那样的。你先看它们的周身,那周身不是都有刺的吗?(又向橘树指示)它们是不容许你任意侵犯的。它们是生长在这南方,也就爱这南方,你要迁移它们,是不很容易的事。你不曾听见说过“橘逾淮而北,为枳”的话吗?橘子树迁过了淮水以北,即使还能够活下去,也结不出什么好的果实了。这是一种多么独立难犯的精神。你看这不是一种很好的榜样呢?

宋玉 是的,经先生这一说,使我感受了极深刻的教训。先生的意思是说:树木都能够这样,难道我们人就不能够这样吗?人是能够这样的。

屈原 是的,你是了解了我的意思。你是一位聪明的孩子,你年纪青青就晓得好学,也还专心,不怕就有好些糊涂的人要引诱你去跟着他们胡混,你也不大肯去,这是使我很高兴的事。(稍停)所以我希望你要能够像这橘子树一样,独立不倚,凛冽难犯。要虚心,不要作无益的贪求。要坚持,不要同乎流俗。要把你的志向拿定,而且要抱着一个光明磊落,大公无私的心怀,那你便不会有什么过失,而成

为顶天立地的男子了。(再停)你能够这样,我愿意永远和你做一个忘年的朋友。你能够这样,不怕你年纪还小,你也可以做一般人的师长的。(略停)不过也不要过分的矜持了,总要梗直而通情理。但遇到大节临头的时候,你却要丝毫也不可苟且,不可迁就。你要学那位古时候的贤人,饿死在首阳山上的伯夷那样,就饿死也不要失节。我这些话你是明白的吧?

宋玉 是,我很明白。我的志向就是一心一意地要学先生,先生的文章学问我要学,先生的为人处世我也要学,不过先生的风度太高,我总是学不像呢。

屈原 你不要把我做先生的看得太高,也不要把你自已看得太低,这是很要紧的。我自己其实是很平凡的一个人,不过我想任何人生来怕都是一样的平凡吧,要想不平凡,那就要靠自己发奋。(稍停)我们最好要把自己的模范悬高一些;最好是把历史上成功了的人作为自己的模范,尽力去追赶他,或者甚至存心去超过他,那样不断的奋发,我想自己一定是有成就的。北方有一位学者颜渊,我最近听到他的一句话,我觉得很好。他说:“舜何?人也。余何?人也。有为者亦若是。”这真是很好的一个教条。我们谁都知道大舜皇帝是了不起的人,但他是什么呢?不是人吗?我又是为什么呢?不也是人吗?他能够做到那样了不起的地步,我难道就做不到吗?做得到的,做得到的,凡事都在人为。水都还可以把石头滴穿,绳子都还可以把木头锯断呢,总要靠自已发奋,靠自己不断的发奋才行。

宋玉 先生的话我是要牢牢地记着的。不过我时常感觉到,要学习古人,苦于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。古人已经和我们隔得太远,他的声音笑貌已经不能够恢复转来,我们要学他,应该从什么地方学起呢?我时常在先生的身边,先生的声音笑貌我天天都在接近,但我存心学先生,学先生,却丝毫也学不像呢。

屈原 (微笑)你要学我的声音笑貌做什么的?专学人的声音笑貌,岂不是个猴子?(起立在亭中徘徊)学习古人是要学习古人的精神,是要学习那种不断奋发的精神。始终要鞭策着自己,总要存心成为

一个好人。(稍停)我们每一个人生来都是一样平凡的,而且在我们的身上还随着带来了很多不好的东西。譬如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争强斗狠,但是又爱贪懒好闲,在这儿便种下了堕落的种子啦。争强斗狠也并不就坏,认真说这倒是学好的动机。因为你要想比别人强,或是比最强的人更强,那你就应该拚命地努力,实际上做到比别人家更强的地步。要你的本领真正比人强,你才能比得过别人,这是毫无问题的。

宋玉 是的,这是不成问题的。

屈原 但是问题却在这儿出来了。能强过别人是很高兴的事,但努力却又是苦的事体,因此便想来取巧,不是自己假充一个强者,虚张声势,便是更进一步去陷害别人,陷害比自己更强的人。这就是虚伪,这就是罪恶,这就是堕落。(声音一段提高之后,复放低下来)人的贪懒好闲的这种根性,便是自己随身带来的堕落的陷阱!我们先要尽量地把这种根性除掉,天天拔除它,时时拔除它,毫不容情的拔除它。能够这样,你的学问自然会进步,你的本领自然会强起来,你的四肢筋骨也自然会健康了。你说,你苦于无从下手,其实下手的地方就在你自己的身上。(稍停)不过我们也应该向别人学习,向我们身外的一切的一切学习。我们生来是一无所有,不仅身子是赤条条,便是心子也是赤条条,随身带来的一点好东西,就是——能够学习。我们能够学习,就靠着能够学习,使我们身心两方逐渐地充实了起来。可以学习的东西,到处都是。譬如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些橘子树(向树林指示),不是我们很好的老师吗?又譬如立在我面前的你,我也是时常把你当成先生的。……

宋玉 (有些惶恐)先生,你这样说,我怎么受得起?

屈原 不,我不是在同你客气。凡是你们年青一辈的人都是我的先生。人在年青的时候,好胜的心强,贪懒的心还没有固定,因此年青人总是天真活泼,慷慨有为,没有多么大的私心。这正是我所想学习的。(复就座于亭栏上)就拿做诗来讲吧,我们的年纪大了,阅历一多了,诗便老了。在谋章布局上,在造句遣辞上,是堂皇了起来,但

在着想的新鲜、纯粹、素朴上，便把少年时分的情趣失掉了。这是使我时时感觉着发慌的事体。在这一点上，仿佛是年纪愈大了便愈糟糕。（稍停）所以我尽力的在想向你们年青的人学，尽力的在想向那真纯、朴质的老百姓们学，我要尽力保持着我年青时代的新鲜、纯粹、素朴。这些话，我对你说过不仅一次，你应该记得的吧？

宋玉 我是时常记着的。

屈原 所以有许多人说我的诗太俗，太放肆了，失掉了雅颂的正声，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。我在尽量的学老百姓，学小孩子，当然会俗。我在尽量的打破那种雅颂之音，当然是放肆。那种雅颂之音，古古板板的四个字一句，四个字一句，让老百姓和小孩子们听见了，就好像是在听天书。在我看来，那倒真真正正地是把人性都失掉干净的啦。不过话又说回头，我自己究竟比你们出世得早一些，我的年青时代是受过典谟训诂，雅颂之音的熏陶，因此我的文章一时也不容易摆脱那种格调。就拿这《橘颂》来说吧——你再把它展开来看看啦。（复起立徘徊）

宋玉 （展开帛书，仍须随展随卷）先生的意思是说：这依然保存着四字句的格调吗？

屈原 是的，除掉我在尽量采用民间体的兮字调之外，主要还是四个字一句的古板调子。这就像奴隶们头上的烙印一样，虽然奴隶解除了，而烙印始终是除不掉。到了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，你们根本就没有受过烙印，所以你们的诗，彻内彻外，都是自己在作主人。这些地方是使我羡慕你们这一代的。

宋玉 这正是先生不断发奋、不断学习的精神，我今天实在是领受了最可宝贵的教训啦。先生这首《橘颂》是可以给我的吧？

屈原 当然是给你的。我为你写的诗，怎么会不给你？

宋玉 （拱手）我实在多谢先生，从今以后我每天清早起来便要朗读一遍。

屈原 倒也不必那样拘泥。就诗论诗的话，也并不怎么好，总之你存心学古人好了。

宋玉 多谢先生的指示，不过我总想学先生，像伯夷那样的人我觉得又像古板了一点。殷纣王本来是极残忍的暴君，为什么周武王不好去征伐他呢？诛锄了一个暴君，为什么一定要去饿死呢？这点我有些不大了解。

屈原 讲起真正的史实上来的话，这里倒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到园子里去走走，一面走，一面和你细谈吧。（步下亭阶，宋玉随后）照真正的史实上来讲，殷纣王并不是那么坏的人啦。特别是我们楚国，本来是应该感谢他的。我们楚国，在前本是殷朝的同盟。殷纣王和他的父亲帝乙，他们父子两代费了很大的力量平定了这南方的东南夷，周人便趁着机会强大了起来，终究乘虚而入，把殷朝灭掉了。我们的祖先和宋人徐人在那时都受着压迫，才逐渐从北边迁移到南边来。北边有个地名叫着“楚丘”，你应该是知道的吧，那就是我们祖先所在的地方了。假若没有殷纣王的平定东南夷，我们恐怕还找不到地方来立脚，我们的祖先怕都化为了周人的奴隶呢。周朝的人把殷朝灭了，自然要把殷纣王说得来特别坏，造了些莫须有的罪恶加在他的身上，其实他是并不那么坏的。伯夷要反对周武王，也就是证明了。

宋玉 啊，先生这样的说法，我真是闻所未闻，真是太新鲜，太有意义了。

屈原 不过这些古事，我们现在尽可以不用管它，像伯夷那种气节，是值得我们景仰、学习的。他本来是可以做孤竹国的国君的，但他把那种安富尊荣的地位抛弃了，因为他是明白，在我们人的一生当中还有比那做国君更尊贵的东西。假使你根本不像一个人，做了国君又有什么荣显？是的，在周朝的人把殷朝灭了的时候，伯夷也尽可以不必死，敷衍地活下去，别人也不会说什么话的，更假使他再迁就一下，周朝的人或许还会拿些高官厚禄给他。但他知道，那种的高官厚禄，那种的苟且偷生，是比死还要可怕。所以他宁愿饿死，不愿失节，完成了他的一个“人”。这实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。你懂得我的意思么？

宋玉 我此刻弄明白了。尤其是史事的背景弄明白了，更加觉得伯夷这个人是值得尊敬。

屈原 在这战乱的年代，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。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，在和平里生了来，在和平里死了去，没有什么波澜，没有什么曲折。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，要做成一个“人”实在是不容易的事。重要的原因也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贪生怕死。在应该生的时候，只是糊里糊涂的生。到了应该死的时候，又不能慨慨慷慷的死。一个人就这样糟蹋了。（稍停）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也正是大波大澜的时代，所以我特别把伯夷提了出来，希望你，也希望我自己，拿来作榜样。我们生要生得光明，死要死得磊落。你懂得我的话么？

宋玉 我懂得了，先生。

屈原 好的，我的话也说得太多。今天的天气实在太好，我们再到外面的田野里去走一会儿吧。

宋玉 我愿意追随先生。请先生把金貌交给我抱。

屈原 不要紧，我抱着它好了。

〔二人徐徐向外园门走去。

〔此时婵娟导上官大夫靳尚入场，婵娟年十六，靳尚年三十以往。

婵娟 （趋前，呼屈原）先生，先生，上官大夫来了。（屈原与宋玉回身）

靳尚 （趋前向屈原行拱手礼）三闾大夫，我一早便来打扰你来了。

屈原 （将金貌交与宋玉，忙忙答礼）承蒙你光降，我们是很高兴的。让我们到前面客堂里去坐吧。

靳尚 不必客气了，这儿满好。我也很忙，有点事情要和你密谈一下，这儿好谈话吗？

屈原 只要你不介意，当然好谈的。（向宋玉与婵娟）你们两个可以下去。

〔二人应声，鞠躬后向左侧园门走去，将下。

屈原 宋玉，你再转来。（宋玉回转身来）我书案上有一篇文稿还未缮写，你去把它缮写好，我回头再来校阅。

〔宋玉应声，与婵娟同下。〕

靳尚 老兄，我告诉你一个消息：张仪打算到魏国去了。国王还是听信了你的话，不愿意和齐国绝交，因此张仪很失望，没有面目回秦国，便打算到魏国去了。

屈原 那是很好的事，是谁告诉你这个消息的？

靳尚 就是南后郑袖啦。她昨晚告诉了我，还叫我给张仪送了一千五百个刀币去做路费。说是昨天下午张仪走去向国王辞行，还说要到魏国去寻找绝色佳人来献给我们国王呢。

屈原 那个鬼东西！是那样，我恐怕他还是在作怪。

靳尚 怎么作怪？

屈原 哼，你相信他真真会到魏国去的吗？他是秦国的丞相，无原无故的便说免了职，跑到了我们这儿来，但他对我们国王所说的话却都是在替秦国说话。他公然要叫国王和齐国绝交呢。

靳尚 但是秦国不是有报酬给我们的吗？秦国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啦。

屈原 你要相信他的鬼话！

靳尚 其实国王也多少是有点相信的。不费一兵，不折一矢，只要和齐国绝一下交，便可以得到六百里的土地，你想，这样便宜的事情谁个不高兴？

屈原 天地间就是不会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喽！你想，万一我们同齐国绝了交，而秦国的土地不给你，你怎么办？秦国素来是不讲信义的国家，我们关东诸侯如不一致联合起来，给它一个致命的打击，它终久会成为中原的大患。我们在这未来大患之前是不好贪图小便宜的。更何况张仪是有名的连横家，他是专门拆散我们的联合，替秦国打算的啦。

靳尚 总之你是占了胜利啦，国王是相信你的话，不愿意和齐国绝交了。

屈原 那真真是楚国之福，也是中原之福。

靳尚 老兄，我倒羡慕你。你近来在国王面前是言听计从，你的文章又

做得好，篇篇做去都讨得国王的欢心。我们是相形见绌了。

屈原 多蒙你老兄夸奖。不过我是诚心诚意为我们楚国谋利益的，国王听信了我的话，正是我们国王的贤明，不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幸福吗？

靳尚 是的，是我们大家的幸福。不过我希望你能够把这幸福切实地分一点儿给我。

屈原 你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
靳尚 老兄，向来我是不求你的，不过今天我非求你不可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张仪来的时候，我曾经劝过国王听信他的话，接受秦国的土地。现在国王是没有采纳这项意见。昨天上半天他叫我们两个人草拟奉答齐王的国书，要重申合纵的盟约，你素来是手笔快的，怕已经做好了吧？

屈原 做是做好了，但还没有缮写啦。

靳尚 我是连一个字也没有做出，但我相信即使做出了，也做不过你的，这样我便会更讨得国王的不高兴。我恐怕我的官职会要失掉呢。

屈原 那你是未免过虑吧？

靳尚 不，国王的脾气你是晓得的，他是喜怒无常的人，变换得很快，比天上的风雨晦冥还要不可测度。而且他对于一个人是好之欲其生，恶之欲其死的啦。

屈原 即便那样，我们谨慎些好了。本来一个人的吉凶祸福也是不可测度的。自古以来，忠心耿耿的人不必一定得吉，有时要遭凶；奸佞谄谀的人不必一定遇祸，有时还要受福。我们只求其自己问心无愧好了。假使自己是忠诚一片，就遭凶也没有什么，万一落到了奸佞谄谀的小人的路径，就受福又有什么用呢？一时的荣华逃不掉千秋的清议！

靳尚 话虽是那样说，我们自己也不能不未雨绸缪啦。我自己十分感觉着，我会要失掉国王的欢心。我出的主意近来总不投机，我做的文章又篇篇都不合式，这样下去怎么办呢？老兄，我素来是不求人

的，我今天特地来求教你，我是要请你援助我一下。

屈原 我怎么援助你呢？

靳尚 老兄！（向周围回顾了一下，把声音放低了一些）老兄，你那篇奉答齐王的国书，好不借给我用用，把这一次的面子送给兄弟呢？

屈原 你老兄是在和我闹玩笑吧？我的稿子虽然拟好了，但还没有经过国王的核准，用得用不得也还不能知道。万一用不得，岂不是使你老兄背罪吗？

靳尚 你的文章是断然不成问题的，因为你素来是主张和齐国联合的，你一定能够说得头头是道。我呢？要瞒你也瞒不了你，我素来是不大主张和齐国要好的人。现在要我来写一篇重申纵约的文章，我简直是一个字也写不出啦。所以我希望你老兄在这一次务必把这个面子送给兄弟，让我把你的文章拿到国王面前去，假充是自己做的，使我沾沾你的光。

屈原 不过——

靳尚 （见屈原将发言，又抢着补充一句）你老兄的笔很快，你就立刻再做一篇也不算一回事啦。

屈原 不过那样做恐怕有点欺君罔上吧？

靳尚 （有点失面子的神气）唉，唉，好在这样小小的蒙蔽一下，也并不是怎么坏的事情。反正是你的文章啦，只要能够把齐楚两国的国交更加亲密的起来，不一样是国家的幸福吗？

屈原 好的，这点小忙，我倒很愿意帮的。不过我的文章还没有缮写好，刚才你是听见的，我叫宋玉去缮写去了啦，等他缮写好了我就送给你吧。

靳尚 唔？宋玉在给你缮写？那却不大方便了。我假如是拜借了的时候，岂不是会有第三个人知道，我是在作假吗？

屈原 我关照他不要多嘴好了。

靳尚 （凝了一下神，心机转变，突然大笑起来）哈哈老兄，我真真多谢你的厚意。其实一个人的文章哪里可以假得来，你有你的主张，你的笔调，你的辞藻，我也有我的主张，我的笔调，我的辞藻。“文章是

自己的好，老婆是别人的好”，你老兄此刻虽然没有老婆，但是顶会咬文嚼字，文人的心理你应该是比任何人还要清楚的吧。

屈原 那么，你认真在和我开玩笑了吗？

靳尚 哈，哈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小小的对不住。今天中午国王要同张仪饯行，大概你会参加的吧？

屈原 我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呢。

靳尚 早迟或许有人来通知你。对不住，我的事体很忙，我要告辞了，打扰了你一大清早。（拱手告别）

屈原 （答礼）我送你到前面去吧。

靳尚 不必不必，我就从你这后门出去好了。从这后门走到我的后门还要近些啦。（说着向后门匆匆走去）

屈原 （送至门次）再见。

靳尚 再见。（下）

〔屈原走回，步至亭前踟躅，有啼笑皆非之意。复不经意地步上亭去，顺手将适才放置在栏上的两半橘子拿起，在手中把玩，合之分之者数次，但无啖食意。〕

〔此时婵娟复引公子子兰由左门入场。子兰年十六，左脚微跛。〕

婵娟 先生，公子子兰来了。

〔屈原回身，子兰趋至亭前，敬立阶下行拱手礼。〕

屈原 （略略答礼）你们可以到亭子上来坐坐。

〔婵娟导子兰入亭。〕

屈原 你们随意坐坐，不必拘礼。（但因屈原未坐，二人不敢就座）我这里有一个橘子，是刚从树上摘下来的，我送给你们。（二人接受）

子兰 先生，你近来好吗？

屈原 很好，我近来很愉快的，好几天不见你来了，是在家里用功吗？

子兰 我没有，先生。因为这几天我有点儿伤风咳嗽，妈妈要我休息一下。我今天来，是妈妈要我来请先生的。（微微咳了几下）

屈原 南后在叫我吗？有什么事体，你可知道？

子兰 不，我也不十分知道。不过我想，恐怕是为的张仪要走的事情吧。

爸爸在今天中午要替他钱行呢。

屈原 好的，等我去把衣服换好来同你去。你们两个就留在这儿。（向婵娟）婵娟，你也陪着公子在这儿玩耍一下，不过我希望你们不要折损花木啦。

子兰 先生，你请放心。我是最爱惜花木的人。即使婵娟要折，我也要干涉她的。

屈原 那很好，我回头就可以转来的。（徐徐步下亭阶，向左侧园门下，二人在亭口鹄立）

子兰 （见屈原去后，立即放肆起来，以手携婵娟手，向亭栏引去）婵娟，我们坐着谈谈吧。

婵娟 （引去其手）你不要这样牵我，我自己晓得坐。

子兰 好的。我是怕你立够了呢。（自行就亭阶口上手栏缘坐下，面侧向前左）

婵娟 （坐于亭阶上）公子，你也请吃橘子啦。（取出一瓣来嚼食）

子兰 不，这橘子我不想吃。先生把这橘子一个人给我们一半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我是半边，你是半边，合拢来，不就是整个的吗？

婵娟 你总爱说这些没有意思的话。

子兰 你说没有意思，满有意思呢。婵娟，我倒要问你：先生这几天说过我什么坏话没有？

婵娟 先生没有说过你什么坏话，不过也没有说过你什么好话就是了。

子兰 当然喽，先生哪里会说我的好话！他喜欢的就是那位专会在人面前讨好，比你还要媚态的宋玉小哥儿啦！一定又是怎样的纯真啦，勤勉啦，规矩啦。先生所喜欢的就是那种母性十足的漂亮小哥儿啦。

婵娟 你一转身就说朋友的坏话！

子兰 婵娟，我伤负了你心上的人，是不是？

婵娟 （微微生怒）谁个是我心上的人！你瞎说！

子兰 我才不瞎说呢，你怕我不明白！那母性十足的漂亮小哥儿，就是你心上的人！